

河南通志

洞南通志

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九

藝文志

記一

雲巖宮風后八陣圖記

名縣

唐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樸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而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

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希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脩物也虎張翼以進虵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鬪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武成之熊熊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戎異於是旣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畧北清涿鹿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跡長往神機不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

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服甌越東牧穢貊西招大夏然則
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
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
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
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
德共沒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號州三堂記

唐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
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
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
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

並選英宗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
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亦明
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垂
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曾用王禮棟宇
制度非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敗始草基構豐而不
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
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尋深入重局迴塘屈盤
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台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
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折岼鋪鳥藏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
是乎襲馨擷竒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蒞雪飛泝沿環迴
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陟仙源未足以極

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
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
皓璧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
炎鬱也秋之日金飈埽林蓊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
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
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
澹神慮也冬之日彤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
白於是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瑤堦如銀玉樹羅生日暮天
霽雲開月明冰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
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逸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
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

之和平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
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
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
方今人亦勞止息又思州郡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南陽張
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游刃而理此焉坐嘯靜堂政
令若水及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章小子以通
家之愛獲拜床下且齒諸君子侍坐於三堂見知惟人不
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
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臨湍縣令廳碑記

唐李華贊皇人

鄧爲天下局闔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

入益豪疆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

閬州

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旣寡姦俠所歸惟臨湍境清

人閒從士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爲菊潭縣天寶至德

之間狂寇南侵南陽爲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猶以郵

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如寒加裘如餓併

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壯人誅元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

吏平昌孟威

一作

字承顏自左驍衛兵曹叅軍本道節度

使表爲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爲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

家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

後其身則身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捐有餘補不足

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求士者觀諸其

家知厥爲政承顏奉版輿冒戰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
又以清白之祿爲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
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
元年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樊將軍廟災記

宋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雪近鄭
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
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食邑舞陽割符傳封與漢
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
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生平提戈斬級所立功
處故廟而祀之宜矣方侯之驂乘沛公事危鴻門瞋目一

顧使羽失勢其勇力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
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剗刃腹中獨不能保
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逞其恣睢何哉
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
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雷之雨雹天之所以振耀
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
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
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
災也邪不然嗚嗚叱咤使風馳電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歐陽修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

凡若干土木圻埴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

一作凡要

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

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

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

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

又十八年七十有一矣乃歛其衣鉢之具所餘示惠聰而

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

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歆不懷其上

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邪吾惟浮圖之說

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世今

三字闕

吾之有衣食之

餘生無鄉閭祖宗之賜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

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
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
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
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
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
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
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
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欽奉堂記

宋祖無擇

有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也四表面
內萬方砥厲年穀屢登瑞物山委昆蟲草木罔不楙遂徇

東山之勤請旣告成於岱宗因西土之望事乃展禮於郊
上皆詣闕抗章者五帝不得已而俞之及齊輅啟行再宿
而次於鄭千乘萬騎溢郭填郭後后之民共承相慶歡聲
和氣雷動浮雲十里之途壺漿襍還亦旣瘞玉翁受蕃釐
駕言還京復茲駐蹕賜酺一日就見百年曠代之儀靡不
畢講於是周覽原隰俯詢風俗爰撫睿藻發爲聲詩永懷
先賢申戒有位聖人之作豈徒然哉爛若三辰之遞明鏗
若八音之合奏昔漢武帝橫著辭典方之我朝彼多慚德
邇臣建議願刊翠琰以示方來石取諸他山成之不日刻
畫稜婉勢含飛動垂之千載其不朽矣先是立於便廳之
南雖覆以亭而制甚陋歷年滋久風雨不庇無擇蒙恩補

外來長鄭人下車十旬始謀遷置得地於黃堂之背度材
面勢作爲新堂巋然其崇穹然其深軒窗門闥一皆取稱
且榜之曰欽奉鰲螭下土如珪斯植其亦庶乎遵帝王之
制聳郡國之觀也夫臣之事君貴於不黯愚者之慮不在
茲乎謹用真書識其歲月云爾

騎立山龍堂記

宋石雄

襍之西北隅亂峰幘開東距嵩岳西接商於亘千餘里層
巒疊嶂不可勝紀其秀出者唯騎立山焉其山岩堯嶙峋
巖然勢孤望之宛如騎立因而爲名山有三池一在山顶
一在山腹一在山足其上中二池非惟鳥道懸絕而復有
毒蛇猛獸衛之人莫能到其下一池若遇歲旱民往挹其

水而禱之皇上御宇之元年命太尉侍中清河公鎮於是
邦公卽周室之戚里也公素高戰策頗有政術當周有天
下嘗董禁旅鬱爲良將南擊淮蔡削平賊壘若疾風之驅
敗葉克清千里江表欵附由是四海知名又連殿東郡澶
泉壁田三鎮政成功高首出羣后民懷其德道路詠歌之
其殊勲大畧藏在周之盟府不俟文繁及仗鉞屆此令聞
日新博施有加平心接賓無懈怠色去吏之耗蠹均民之
勞逸不數月而化行不周星而俗阜鄧民愛之如慈父母
而又善騎射明律歷好莊老尤重儒術公退嘗與諸從事
追隨燕游凡酒酣樂闋或論元言或聯律句如吐玉屑雖
鴻儒博學往往折角當時翕然稱爲賢侯膺襁七載歲皆

有微旱嘗遣人詣驢立山請其水水至公揖諸僚友率其
官屬適野遠迎焚香致拜朝晡無停皆不踰旬浹而致霽
霽地則未嘗有所損也自是千里之內七歲之間無餓餒
無旱災無不獲之虞實池水之靈公之至誠所感也與夫
徙市曝尪閭陽門闢元戶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公一日與
諸從事從容而言曰驢立山之靈貺可稱稀代之事也三
農實賴之苟不興廟貌何以慰民心於是自撤清俸不撓
民力取梓材選良匠板幹圻塤斧斤繪塑波炙而至月餘
而畢其功已觀成矣不測之神儼然閤闔金鋪綺疏
棟梁楹角虹盤夔屈輪奐豐蔀無以尚之嗟夫變旱苗成
嘉穀神之施也如彼闢邃谷建廟食公之報也如此共濟